

自由主义

CONTEMPORARY ACADEMIC SERIES IN CHINA

李强◎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自由主义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政治学卷】

CONTEMPORARY
ACADEMIC
SERIES
IN CHINA

李
强◎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人: 周殿富
总策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曹海军
责任编辑: 赵国强
装帧设计: SDDoffic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主义 / 李强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12
(中国当代学术文库)
ISBN 978-7-80762-467-7

I. 自… II. 李… III. 自由主义—研究—西方国家
IV.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8022 号

书名: 自由主义
著者: 李强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6.75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栋底商 A222 号(100052)
电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号: ISBN 978-7-80762-467-7
定价: 32.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 (政治学卷)学术咨议

(以姓氏笔画为序)

- 马德普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政府与行政学院院长
-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王彩波 吉林大学教授,吉林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 丛日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 朱天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 任剑涛 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院长
- 李 强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
- 杨 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 张桂琳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 张康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肖 滨 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
- 周光辉 吉林大学教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
- 林尚立 复旦大学教授

- 胡 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
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 徐湘林**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副院长
- 韩冬雪** 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 谭君久** 武汉大学教授,湖南大学政府学院院长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出版说明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迄今20余年。华夏文明所展现的经济活力,已成世人公论和焦点。在经济奇迹的光芒映衬下,华夏文化圈中的学术则显得相对黯淡。无论国人,抑或他国人,在夸示20年来“华夏崛起”的华丽盛装之时,大多有意无意地忽略掉“当代中国学术”这一款无比重要的服饰。甚至,近20年的“当代中国学术”被一些描述形容为年华老去、只余孤芳自赏的老妪。这些武断的结论,显然是对整整一代中国学人的抹杀。

如果我们能够在审慎客观的背景下观照中华当代学术,而不是把她放在“传统中国学术”和“中国经济繁荣”这些令人目眩的幕布下进行比较。那么,我们最终将发现,中华当代学术依然拥有自己的独特风华。20年华夏学人的勤勉劳作,收获依然丰裕。这20年,不是中华学术发展的空白期,而是中华学术发展链条中重要的一链。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整整一代学人的创造力黄金期过去了;整整一代学人的学术成就散落诸角落,并最终湮没于时间的无情长河中。历史是不

能回放的，终究有那么一刻，人们将会发现，再想弥补这种缺憾，已经不可能了。不过，现在对中华当代20年学术进行清理和总结还来得及。基于上面种种考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计划斥资出版“当代中国学术文库”，以记录和梳理近20年中华学术的成就和优秀著作。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的视界不仅局限在中国大陆，还函括中国的港台，以及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学者。遴选范围包括所有以华文为写作语言的学术作品。文库采取分学科的模式，计划出版“政治学卷”、“伦理学卷”、“历史卷”、“哲学卷”、“社会学卷”、“法学卷”、“文学理论卷”等。我们深知其业至伟，其事至繁，自身力量至微。但是，我们的努力可作抛砖之举，希望以我们微末之力，成就“中国当代学术文库”之伟业。在欧风美雨强劲的中国学术出版界，开启中国学术出版的盛世华章，并进而推动中华学术的繁荣。

编者

再 版 序 言

《自由主义》再版发行,作为作者,一方面觉得欣慰,另一方面也颇感惶恐。1998年,当《自由主义》初版时,自由主义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专门论文尚不多见,专著更谈不上。当时将《自由主义》奉献给读者时,曾有一份开拓者的喜悦。

但十年后的今天,情形却迥然不同。自由主义无疑是今天备受关注、备受争议的学说。学术界对自由主义的讨论早已超越了导论式介绍的阶段,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与深入探讨。

面对新的情形,笔者曾想过对原作进行较大修订,以便使再版著作既反映国内外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反映作者几年来的思考心路。但这样做的困难是,一方面,国内外近年来有关自由主义的著作卷帙浩繁,对这些著作的梳理与批评无异于撰写一部新的著作,而绝非修订原著所能实现。更何况,笔者对自由

主义的理解近年来已有颇多改变，重新修订将使得原作面目全非。事实上，笔者最近若干年来的研究一直与重新理解自由主义有关。譬如，笔者关于自由主义与现代国家的研究，关于共和主义、新保守主义、全球化问题的思考都与进一步解释自由主义有关。笔者正准备将这些文章修订成册，作为对《自由主义》一书的补充。

当然，这并不是说，笔者对自由主义的进一步理解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由主义》中的基本论述。从本质上说，我毋宁将这些新的研究看做是《自由主义》一书的延伸与补充。我仍然觉得，《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对自由主义历史发展的描述、对其理论内涵的概括以及对批评者理论的概括——对自由主义的入门者甚或研究者有一定价值，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幅地图。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愿意将原书再版发行。

基于这些考虑，尽管原书中有些部分现在看来并不令人满意，这次再版时仍然以原貌出版，只是对一些技术性错误作了修改。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自由主义的概念	12
第三章 自由主义的历史	28
第一节 现代自由主义的古代渊源	29
第二节 近代早期的自由主义萌芽	40
第三节 自由主义理论的形成	44
第四节 自由主义与启蒙运动:法国、美国与苏格兰 的贡献	60
第五节 自由主义时代	90
第六节 新自由主义	105
第七节 自由主义的衰落	111
第八节 自由主义的复兴	114
第九节 罗尔斯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新趋势	126
第十节 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	131
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原则	139
第一节 个人主义原则	141

2 自由主义

第二节 自由及其限度	165
第三节 平等的悖论	189
第四节 自由主义民主	196
第五节 自由主义的国家	217
第五章 自由主义的批评者	228
第六章 结论	243
主要参考文献	255

第一章 导 论

在二十一世纪之初讨论自由主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自由主义是一个活生生的主义还是已经死亡的教条?事实上,这也正是西方学术界几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直到最近以前,西方学术界的共识似乎是,如果说自由主义还没有彻底死亡的话,至少可以说是处于退却态势。人们普遍以为,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被政治经济学取代,批判法学从根本上摧毁了自由主义的法学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敲响了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丧钟。学术界这种共识可以从几本关于自由主义的畅销书的题目看出:《自由主义的终结》、《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以及《自由主义的贫困》等等。^{〔1〕}

〔1〕 Theodore Lowi, *The End of Liberalism*, 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69; Anthony Abblast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Liber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Robert Paul Wolff, *The Poverty of Liberalism*, Beacon Press, 1968.

然则，晚近以来，自由主义似乎又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之势。最近几十年来，整个世界都在某种程度上卷入一种可以被称作自由化的潮流。在西方国家，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理念在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家与理论家手中发扬光大，对市场经济的复归以及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批评构成最近二十年来西方经济政治改革的核心。不仅美国的里根主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代表了典型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就连那些在二战之后很长时期持反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党，如英国的工党以及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在最近改弦易辙，公开地或在事实上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第三世界国家，从拉美到印度，经济自由化已成为声势浩大的潮流。就连从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不同程度地选择了经济与政治自由化的目标。这种全球性的自由化潮流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福山在其借以成名的“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断言，人类追求历史进化的努力随着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解体而告结束，自由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全人类都将朝着自由社会的方向进化”，这种自由社会的基础是“经验事实不可否认的存在于先进的工业化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关联”。〔1〕

当然，福山的结论可能有过分简单化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最近若干年来，自由主义的理念不仅在西方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中再度成为显学，而且对全球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即使那些并不期望自由主义马上在全球胜利的自由主义者们也毫不掩饰其内心的喜悦。美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

〔1〕 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89, No. 16, pp. 3-18.

斯蒂文·霍尔姆斯满怀自信地写道：“毫无疑问，自由主义不会在短期内独霸全球。权威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仍然存在，种族中心论正在兴起。但是，就目前的情势而论，无论从经济的抑或从军事的视角来分析，宪政主义民主制度显然比它的任何对手都有优越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1〕}就连那些对自由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们，也不能忽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再度成为关注的中心这一事实。

自由主义不仅构成当代西方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我国近年来学术界思考的问题。学术界关于自由及其限度、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与产权问题、国家与社会关系、民主与法治等问题的讨论，都会或多或少涉及对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评价。

然则，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自由主义已成为许多人神往或批评的对象，国内学术界迄今尚未有过系统梳理自由主义的著作。当然，研究或批评自由主义某一方面、某一发展阶段、某一代表人物的著作并非罕见，但对自由主义的历史、理论及其所受到的批评进行系统梳理，仍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作者才不揣简陋，试图对自由主义作一番梳理，追溯其历史沿革，剖析其理论原则，展示其所受到的批评，从而力图显示自由主义的全貌。

不过，甫一动手，才认识到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且注定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原因至少有三：

〔1〕 Stephen Holmes, *Passions and Constraint: on the Theory of Liberal Democra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xi.

第一,自由主义在表面上似乎只是西方近现代诸种意识形态之一,不少著作也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等并列,称之为当代西方意识形态。但实际上,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近代占主导地位意识形态。如果用一些西方学者流行的说法来表述的话,西方现代实际上只有一种意识形态,那就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

如果这样理解自由主义的话,那么,以自由主义作为一部著作的对象就很难说是审慎的选择了。在某种意义上,描述自由主义的发展史相当于勾勒西方近现代思想的发展史;剖析自由主义的原则相当于概括并剖析西方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活动所遵循的最基本的理念;梳理自由主义所受到的批评相当于梳理西方现代文明所受到的批评。对如此庞杂的历史及理论作出梳理与概括,确实是一件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事。笔者知识的局限以及认识能力的局限,将使得本书关于自由主义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笔者所理解的自由主义而已。这颇似盲人摸象。笔者虽力求客观平实,防止片面,但以一己之有限知识,探讨如此复杂之问题,只能是一孔之见。

第二,如何对自由主义的历史及理论作出正确评价,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过程,其理论内涵纷繁复杂。对自由主义无论作整体肯定还是整体否定恐怕都是片面的。而且,有些原则最初虽由自由主义者提出,构成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但后来被人们认识到,这些原则所反映的实则是自由主义一己一派之理想,而是现代社会或经济的要求。譬

如,市场经济原则。过去很长时期,我们的理论界都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不可分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在我们进行改革与开放的实践中,类似的例子已经有许多,而且将会有更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改革与开放的过程是一个对西方近现代制度与实践进行重新认识、评价的过程,也是吸取西方近现代文明之精华、扬弃其糟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会涉及对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作更深入的认识与评价。这一过程需要许多人、甚至许多代人的不懈努力,绝非笔者一己之力可以完成。鉴于这种理解,本书重点在于追溯自由主义的历史沿革与嬗变,剖析归纳其理论内涵。至于评价,笔者在自认为可以有所评论之处加以评论,而在难以把握之处则不敢妄加评说。不过,为了使读者对自由主义的缺失有所理解,本书专辟一章,介绍若干自由主义批评者的观点。

第三,研究自由主义不可避免会涉及到中国自由主义的问题。这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是传统中国思想中是否包含自由主义成分,其二是西方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命运。

传统中国思想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否有某种相似或兼容成分?这是一个为许多人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素来颇有争议的问题。近代以降,学者们对这一问题态度纷呈、观点各异。就其主要观点而言,至少有两种主张。一方面,近现代不少启蒙学者在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时,对传统思想曾有过激烈批评,称传统中国政治制度为专制主义,并将这种专制主义制度与

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近现代以及当代不少学者或出于对理论问题的真正理解与新的解释,或出于文化自豪感,从传统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与道家传统中挖掘出自由主义成分,甚至直截了当,称中国古代某些学说为“自由主义”。

传统中国思想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为了解传统中国文化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除了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研究之外,还必须考虑到若干方法论问题。首先有一个如何界定自由主义的问题。许多概念本有其特定内涵,若抽去内涵而乱贴标签,对理解与研究问题并无裨益。如果我们注意人们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是否包含自由主义的争论,就会发现,争论的原因之一在于争论者对“自由主义”这一概念的界定全然不同,所以才有全然不同的结论。譬如,严复在论及中国传统制度与思想时,直截了当称之为专制主义,原因是在传统思想与制度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府权力界限,皇帝作君作师,在理论上可以支配所有的人、决定所有的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讲的就是这一特征。与严复相反,孙中山在谈到传统中国政治与自由的关系时,则强调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专制,不在于缺乏自由,而在于自由过度,造成整个民族缺乏纪律、缺乏凝聚力、缺乏国家观念,最终导致在现代世界的竞争中软弱无力。显然,严复与孙中山讲的都有事实依据,都包含着深刻的洞见。只不过二者所谈的并不是同一个自由主义的问题。严复谈论的是,在正式的制度设定中,人民无法律保障之自由,皇帝无法律限定之权限。孙中山谈论的则是,在现实政治中,国家实际渗透、控制社会的能力十分有限。今天,在二十世纪末讨论自由主义问题时,应